

賭風奇觀



团结出版社

当代社会问题纪实文学丛书

赌 风 奇 观

赌 风 奇 观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皇城根南街84号)

北京市密云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89年9月(32开)第一版

1989年9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 20万 印张: 9

印数: 1—11000册

ISBN7—80061—133—7/Z·14

定价: 2.80 元

目 录

赌博在中国	章丽娅 李小兵 (1)
奇赌、豪赌、超级赌	陈连生 边清江 (39)
“东南西北”大会战, “春夏秋冬”持久战	陈克明 牛制明 (83)
蟋蟀吃人	薛景福 (96)
SOS! 上海“白相相”	叶永平 (103)
武汉三镇彩棋之战	孟奇 伟超 (111)
夫妻齐上阵, 双双归黄泉	梁喜忠 (120)
怪事! 怪物! 赌场领导小组及其“政绩”	温跃渊 (150)
赌博在天津	索世宁 赵青 (175)
五虎二狼在行动	王军 李先海 (198)
业余赌徒奋战十字街头	邓晓白 刘昕 (206)
“洪湖赤卫队”全军覆没	李诗学 刘尚华 (213)
“四世同堂”毁于一旦	翟 光 (224)
凶杀在赌场发生	汤祖英 (231)
席卷而来的麻将狂潮	总永进 (236)
赌徒卖母	黄 鑫 (247)
玩命赌徒历险记	长 弓 (250)
“牌九”杀人	林根福 (254)
赢得痛快, 输得凄惨	梁庆通 邵永平 (260)
赌博面面观	刘朱婴 (268)
赌掉两座工厂的厂长	(274)
从赌场到刑场	杨和光 (280)

赌博在中国

章丽娅 李小兵

赌博极象抽鸦片。无论你是总统还是平民，也无论名家学者亦或芸芸众生，一旦上瘾，极难戒掉。

一八六〇年，卅九岁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借新婚出国旅行之机，来到德国赌城巴登。陀氏根本无意陪新婚燕尔的娇妻赏游莱茵河的秀美风光，因为有他亲笔签名的三万法郎债据，还攥在彼得堡一个十分可怕的专事高利贷的瘦老婆子手中。为了早日从金钱债务的压迫禁锢下逃脱出来，他决心沉入赌海，冒一次风险。

巴登城是个大赌窟，这里聚集了许多国家的赌客。尽管这些人社会地位不同，有贵族，有平民，还有形形色色的生意人，骗子手，交际花，高利贷者等等，但没有一个人不是受金钱欲望的驱使，来到这座赌城的。而只要坐上赌台，地位也都平等了——都是赌徒，他们的愿望也都是一致的——赢钱，赢最多的钱。

陀氏满怀信心，日夜出入巴登的各家赌场，意荡神迷。他的全部幻想，最最实在的愿望，全部寄托在轮盘赌台的单数、双数、红色、黑色、空门、十二个中间数字之上……

旅馆里的妻子忍受不了这样的冷落和孤寂，她气愤之下，终于眼含屈辱的泪水，独自回俄国去了。

最后的羁绊不复存在，陀氏益发狂赌起来，遗憾的是赢得少输得多，他经常处于身无分文、两手空空的窘迫状态，交不起旅馆房租，只有在赌场过夜，有时甚至连最简单的一顿早餐也付不起帐。多亏一些朋友的热心帮助，他才不至于一败涂地。

“输光了，全输光了，走出赌场一看，背心口袋里还有一个古丁。我想，这么说，还有钱吃顿午饭！但走了一百步，改变了主意，又回去了，我把这个古丁押在‘空门’上。的确，这真是一种特殊的感受：孑然一身，客居异国，远离家乡和朋友，不知明天如何充饥，却把最后一个古丁押在赌台上！难道我自己不知道我已是不可救药的人么？但我为什么不能死而复生，只要沉住气，我就能在一小时之内扭转我的命运”！

这真正再绝妙不过的写照了！没有比这更好的文字，如此精彩、淋漓尽致地描述出一个赌徒绝望、挣扎的心情。

赌场是人的贪欲表现得最无遮拦的搏斗场，最诱人堕落的魔窟。无论是谁，只要走上这条路，就象坐着雪橇从雪山上往下滑一样，愈滑愈快，最终难逃粉身碎骨的厄运。陀思妥耶夫斯基忘却一切，全部身心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赌场，但却始终没能扭转负债累累的厄运。

一晃三年时间过去了。陀氏仍在赌海中沉浮，扳本，赢钱，残梦难醒，他生命的油差不多快要耗干了。要不是突然出现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偶然”，他的一生是注定要断送在巴登的。那样的话，也就不会有《罪与罚》、《白痴》、《魔鬼》、《卡拉玛卓夫兄弟》这样一些名著问世了。

有一天，他在赌场里突然听到了十分耳熟的俄语，谈论的正是他的名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倏然，他的心似

乎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狠狠地撞击了一下。正是这撞击，使这位十九世纪欧洲文坛巨人的命运有了逆转。

1862年，陀思陀耶夫斯基离开巴登返回俄国，重操文学生涯。他终于从茫茫赌海中回到了岸上，得以免遭灭顶之灾。

几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别人谈起赌博时，仍然心有余悸，他感慨地对人说：

“赌场里的人群是够可怕的，一个个都是如此无耻而又如此贪婪！一切都很齷齪，道德上的卑劣与齷齪。赌台上发生的许多事简直就是最最普通的偷窃”。

历史老人焦虑地看到，赌博很象流行性感冒，飞越千山万壑，成了一种“世界病”。

赌博在中国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赌风在中国大陆城乡再次兴起。

据有关部门统计：一九八六年和一九八五年相比，全国的赌博案件总数仍呈上升趋势，其中城市赌案上升百分之七点四。

风，起于青萍之末。

解放前的旧中国，赌是和烟、娼相连的三大社会恶疽之一。在国民党统治区里，赌场公开林立，赌业十分兴旺。

广州一地，开有赌场三千余所，以赌为业者大约有三万人。各大赌场设有电船七十余艘，专门往来于珠江口迎送赌客。报界形容广州当时赌况之盛：“赌客云集”。

在上海、天津等地，帝国主义分子开设有赛马、赛狗等

大型赌场，参加赌博者每场都在千人以上。“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滩头，诸如青红帮、天地会之类的黑社会势力所设的各种赌局，遍地皆是，为十里洋场增添了病态的繁华。三十年代发生的老报人曹聚仁先生在回力球场赌钱案，曾成为哄动当时的一大新闻。

当时，做为国民党政府首都的南京赌风也十分猖獗。首都警察厅对此束手无策，视而不见，据《首都志》记载：“大厅虽历经饬谕，严密查禁，但沉迷于烟赌娼者尚众，犯者仍多，沉迷陷溺，大有人在，此乃社会一大问题也”。连堂堂首都警察厅，对赌博也只能发几声感叹而已，足见当时赌疾之顽固了。

中国一百多年来，对赌博进行最大规模的扫荡，是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五十年代初，新生的共和国在全力清除旧社会遗留的种种脏污时，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赌博也进行了全面查禁；大陆上所有的公开和地下赌场，赌局被明令取缔；一大批赌头赌棍受到惩办改造，并在全社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赌博教育运动。

滋生千年的赌博顽症，终于接近绝迹。

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赌博，毕竟是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沉积物，根基极深。要一个早晨就彻底消灭它，那只是美好的愿望。事实上，这种社会病态，一旦遇上合适的历史和社会环境条件，仍然是会恶性发作的。

赌博从僵死状态中复活了。

十年内乱造成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追求享乐、损人利己的思想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一起泛滥；法制被破坏殆尽的局面；旧习惯势力的侵蚀；资本主义国家赌博之风的殃及与

影响，文化生活还比较贫乏的现状；经济富裕和贫困的悬殊

.....

正是这许多因素的凝聚，为今天再次兴起和蔓延的赌博活动，提供了市场。

赌风之猛烈，赌况之空前，令人触目惊心：

在大上海，一个由几名经营皮鞋、水果、百货、服装、沙发的个体户组成的号称“市级模子”的特大赌博集团，从一九八五年起，纠合赌徒近二百人，在市内十三处秘密赌窟中聚赌，赌资输赢令人瞠目结舌，达一百万元之巨。

在天津：蓟县一赌博团伙，其成员涉及冀、津两省市，达一百零五人之多。

在祖国的南大门广州：广东省××局内出现了一个持续五年之久的赌博集团，其成员以该局的二十三名干部职工为主，另有社会赌徒二十多人参加。自一九八二年起，这些赌徒在局机关办公室、值班室、宿舍区等处聚赌数百场，每场赌注都在千元以上。

在贵州省会贵阳：该市××区工商所竟沦为赌窝，经常在此聚赌的有该区工商、税务、经委、粮食、物资、商业、文教、卫生和个体协会等九个机关团体的干部二十七人，社会赌徒四十余人。更为恶劣的是：他们不但动用国家税款赌博，有的居然敲诈勒索钱财作为赌资。原小坝工商所负责人周海沧利用职权，以扣留营业执照相威胁，先后向管区内一家集体企业和三十三家个体户“借”款二万余元，在赌场输掉一万五千元。

在江苏省会南京：玄武区太平门外小红山上，长期聚集一伙赌徒。他们包租小汽车出入赌场，行动诡密，开赌时，岗哨林立，一直放到附近的派出所门口。为了逃避打击，这

伙人竟然采取反跟窝为“小香港”，口出狂言说：“刑警队来三十人也不怕。”

在中原大地的河南省会郑州：郊区的李店村是个只有三十五户人家的小村庄，但这个村的赌博却出了名，从党支部书记到一般村民，从七十多岁的老人到十几岁的娃娃，参加赌博活动的竟有三十三家，人称“赌博专业村”。

在素有“小上海”之称的无锡：以南长区“尝尝看”个体牛肉店店主唐德喜为首，聚集四十余人赌博，每台面赌资高达上万元。唐德喜是个“赌痞”，一九七六年曾因赌博被判刑五年，一九八六年八月又因赌博被行政拘留，赌癖难改。参赌者也大多是屡教不改的赌头赌棍。

人们不能不正视这个已经摆到面前来的严重事实；赌博的泛滥，已再次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问题。

赌博的“现代化”

“神猜张”走火

他是在南京夫子庙摆摊卖服装的个体户，兼作一点倒卖鲜活货的生意。可别轻视这号人，若论经济基础，政府部门也望尘莫及。早两年，他就是腰缠万贯的“十万元户”了。财大了气也粗：“钞票，一堆花纸片片，揩屁股嫌粗呢”。

只要人们不能正确认识金钱，那么，“穷光蛋”和“暴发户”都同样是它的奴隶。只不过一个是瘪三型，另一个是豪华型罢了。

他本名叫张胜才，赌友们送他个绰号“张神猜”，意思是恭维他的赌技高超，神猜妙算。这张胜才自己也以“神猜”自居。久而久之，“神猜”名号竟在城南一带赌徒中叫开了，并且越传越远。

人怕出名猪怕壮。全南京城的赌徒门都发誓要找他猜个高低。他们个个都是只信钱不信神的典型“唯物”主义者。

一九八六年六月某天，张胜才心血来潮，花了四千九百元，在太平南路一家音像商店买了一台松下450型录相机，几个朋友前呼后拥，帮忙将相机搬上了停在商店门口的“皇冠”出租车里。脸上挂着炫耀的微笑的张胜才谢过大家，刚坐车要走，没想到，一只手突然拉住了未关紧的车门。

“朋友，博一枪”？

一个素不相识的瘦子截住他：“早听说神猜大名了，今天幸会得很啦”。

张胜才心里有数了：碰上一个挑战者。

他掏出一包“良友”烟，随手扔给了出租车司机：“麻烦，稍等几分钟，我办件小事就走”。

赌的规模与方式都很简单，双方三言两语就谈妥了：输了，录相机归瘦子；赢了，对方付出录相机钱。随后，赌的双方加上看热闹的十几个人，便全神贯注看着从大行宫路口开过来的头一辆“皇冠”车，输赢以轿车牌号最末一位数字的单双来决定。

两分钟后，赌局输赢即见分晓。

张胜才要的是单，1 3 5 7 9都行。而那辆银灰色的“皇冠”车牌号是：39 00246。

在看热闹的人惊慕的喝彩声中，瘦子满面春风坐进出租车，取代了张胜才的主人地位：“走！”他得意地拍了一下司机座，又隔着车窗玻璃对张胜才摆摆手。

出租车转眼间消失在街道的车流中。

猜单双这种赌博形式比较受个体户赌徒欢迎，因其方式简便，又够刺激，凡可计数之物诸如纸币、马路上来往自行

车、汽车等号码都可为赌具，且不受时间、场合限制，随时随地可赌，短时间内即决出胜负，分出输赢，也不易被公安机关查获。

以两张扑克牌的不同大小进行赌博叫“比点子”。用赌徒们的话来说：“扑克牌好比刀斩快口，一刀下去决输赢”。

千刀万剐的梅花 3

有这么一件事：赌徒陈某在去年八月的一次聚赌中，手气出乎意料的好，麻将牌只只顺得发疯，接连成了几副大牌。赌到凌晨四点，台面上的钱都集中到了他和另一个赌徒手里：陈某赢了一万八千元，另一人赢了七千元。

赌场规定：发财只让一家。赌徒们吵吵嚷嚷，要他们再来最后一决。谁赢了，钱就全部归谁拿走。

两只式样相同的黑色提包放上桌面，里面装着各人所赢的钱：一万八千和七千。

有人拿出一副半新的扑克牌扔上桌子。

在场赌徒众目睽睽。气氛不亚于抽签处死一般。对方先摸了一张牌：黑桃 4。陈某心中一阵狂喜，自信必赢，那七千元的包也将属于他了。在赌徒们的催促上，陈某伸手摸到一张牌，一转念又放开了。他重新摸了一张牌，闭着眼用力抽出来，亮开一看：梅花 3。他差一点一口气没回过来。

仅仅这一点之差，陈某一夜的辛劳、希望和陶醉，都被人毫不费力地抢走，化为乌有了。富“阔少”变成了穷“赤佬”。他恨不得一刀砍下自己的这只臭手。

从现钞到支票

在上海“市级模子”赌博集团里，凡参加者，一般一次

输赢都在千元以上，甚至高达上万元。在这帮赌徒的台面上，你是看不到十元票面以下人民币的。计算输赢的方法也特别简单，把整叠整叠的钞票压成一般高低的两堆，比一比差不多厚薄就行了。赌徒们懒于数钱，相差个十张八张谁也无所谓。就这样，他们还嫌每次赌博都要携带大笔现金，太累人了，十元票面的人民币面值也太小，计算输赢太麻烦。为省事起见，以后干脆拿可当支票用的定活两便储蓄单和存折，分五百元、一千元一张地押注。

赌徒朱小泉、朱清杰兄弟俩在一次赌输红了眼之后，扳本心切，竟将所带的每张为五百元面额的存单共一百张全数押在赌台。这一夜，五万元钱象流水一样从他们手里淌走了。

赌资越大，越刺激赌徒们的金钱占有欲，赌博心理也就越强烈，反过来又促使赌资不断上涨。周而复始，恶性循环，这也是赌博越赌越大的主要原因。

当然，古典形式的小赌小闹，仍然“风韵犹存”。尤其是在经济不太发达的地方或人流混杂的旅游点。

江苏省淮阴市的主要街道和路口，出现了一批赌徒地摊。有摸牌赌香烟和下象棋赌人民币两种。

香烟赌摊。摊主在一张纸上注明，摸到某张纸牌可得到某种牌子的香烟，如“牡丹”、“大重九”、“大运河”等。赌主摸牌一次交费两角，多数摸的是空门。有要赌一包“牡丹”过过瘾，在一分钟不连摸三十张纸牌，花了六元钱的“大运河”。

象棋赌摊。棋盘交二元钱。

主要是在开赌价格上压住别人，能吸引更多赌主。

象这样在闹市区公开进行的赌博活动，目前在全国许多城市，风景区、游览点几乎都能见到。赌博方式五花八门，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但另一些隐秘的赌博活动，人们是看不到的，地下的才是大赌。

以色情做掩饰的暗赌

在隐蔽的地点，只有十几名赌徒厮杀相拚，而且地点多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速战速决，并以舞会和谈情说爱做掩护。这些秘密赌窟是赌徒们的基本战场。

赌头姜尧渊一人独住上海静安区武安路一幢七十多平方米的小洋楼。这里环境僻静，独门进出，从外面进去要经过四道上锁的门。二楼两间房里，有彩电、冰箱、电话、空调，排风设备等。饿了有专人招待点心，困了有床可供休息，在这里，几乎每天都有两张赌台同时开赌，在遮光窗帘的掩盖下，男女混杂，钞票狼藉。

女赌徒徐建萍的家里，地板上有一块不露痕迹的翻板，称它为地下赌窟是最贴切不过了。在这个阴暗的洞窟里，赌棍们无数次通宵达旦赌博。徐建萍自己不仅抽头钱，也上“马”。“如曾在国际饭店舞厅以色相搭识了一名港商，又“去杭州姘居。这个港商自然不是好东西，在“的价钱，用一次成像相机，拍了二张徐“下百元美金，向赌徒范家敏兑换“些钱很快就成了其他

越来越隐

蔽，深入地下。这是当前赌博活动的第三个特点。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掩护环境和大批的后备人员，后者则是前者的“精神领导”。看起来相反发展的两股势头，确实是如此相辅相成。

随着社会条件的发展，赌徒们又开辟了许多新的战场，采取了一整套新战略、新战术，将赌博活动推向了新阶段。

“的士”部队

最近，××市××公安分局查获了一个“飞牌”赌博团伙。十五名团伙成员全部落入法网，这是中国警方加强了对赌博活动的打击之后，××警界的一次成功行动。

“飞牌”赌博是以扑克牌为赌具，进行欺骗性赌博活动。查获的这个团伙是今年一月份开始聚集在一起的，成员大多是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和一般的赌博地摊不同，尽管他们也是在闹市街头聚众赌博骗钱，但两者无疑有小巫、大巫之别。

这个团伙组织比较严密，内部分工明确。“飞牌手”是大头目，每次赌博行动中，担任赌摊庄家的角色，“撬边”配合“飞牌手”，专做诱人押注的说客，“望风”虽然地位低，是小喽罗，但作用相当重要。当“飞牌手”和“撬边”们设下摊位后，“望风”们立刻分散到附近，做窥伺动静的探子，一旦遇有险情，立即报警，掩护“飞牌手”和“撬边”逃跑。

他们行动十分迅速，每次均出动近十人，包租一辆面包车或两辆小轿车，往返于虹口、卢湾、静安、普陀、长宁、徐江区和宝山县。赌博骗钱每次少则几百元，多达上千元。

有时遇到民警或工纠队员前来抓赌，他们便仗着人多势众，以暴力相拒。

机动性特强，是大的赌博活动中共有的特点。赌徒们骑摩托车或包乘出租汽车前往赌场，已是普遍现象。一旦发现情况，立即分散乘车，逃之夭夭，另外，由于交通方便，赌徒们不把赌资全部带在身边或全部投上赌场。赌博前，各人首先“亮底”，把自己带的钱给场上赌徒看一看，然后用车送走，找个地方藏起来，以防不测。输了，开车再去拿；赢了，也立刻开车运走。

还有的干脆就在轿车内赌。

赌徒程伟雄包租了一辆上海××服务公司车队的轿车，和沈永定、钱仁浩等人，指使司机慢速开车，环绕着上海宾馆兜行。他们在行驶中的轿车内用扑克牌赌博。轿车开了三圈不到，沈永定已经赢了二千五百元。任何技术手段都有它的双重性，一方面有示范作用，一方面又有警示价值，这里我们并不是进行赌具赌场大展览，更不是赌法大全的注释，我们要告诉善良的人们，并为您提供一些知识，以便抓住蛛丝马迹，警惕你的亲友，你的同志陷入泥坑。

赌博现代化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标志是：赌徒的日益年轻化。台风过境，青少年受害最大。据统计，参加赌博者有工人、农民、干部、个体户、教师、学生，几乎涉及所有阶层。但这里面百分之五十以上是青少年。在不少地区，青少年参加赌博的比例，竟高达百分之六、七十。

请看下面触目惊心的数字：

在天津：1981年因赌博受到处罚的青少年，比1980年上升了一倍多。

在武汉：某公安局1981年3月1日至3月15日期间，拘

留了一百八十名赌徒，其中有九十二人是三十岁以下的青少年，占百分之五十多。

在江西：据对部分单位的七十名犯有盗窃罪的青少年抽样调查，进行过赌博的有五十六人，占百分之八十。

这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赌博“现代化”的事实，是一方苦口的清醒剂。

不容讳言，现代化正使人类历史的载体——我们的社会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然而，唯物辩证法是无情的。载走了光明，也必然载走黑暗。在真善美现代化的同时，假、恶、丑也“现代化”了。谁如果把乔装的垃圾当成宝贝，谁就要自食其果。

赌博——社会的大瘟疫

赌博，法理上的解释是：以金钱或金钱以外有经济价值的物品作台面上的抵押，通过各种形式的输赢较量后，使这些抵押品在投注人之间更易或转移的一种行为。赌场上的有价物与金钱，是赌徒们拚死争夺的猎物。

强烈的金钱欲求，使赌徒们产生了对货币拜物教的狂热信仰，而由此产生的极端个人主义心理，象瘟疫一样侵吞着我们社会健康的肌体。

赌博是造成社会公害的腐蚀剂，它不仅毒化环境，也毒化人们的心灵，泯灭良知，泯灭人性，象撒旦与邪崇那样，把人加速踢进地狱！

山间洋子死之谜

大阪，日本的第二大城市。

1982年11月6日，大阪船业株式会社总经理室的电话铃